

《嘉人自友约》听姐姐们娓娓道来： 红颜不老 自有芳华



剧说有料

□张宇

刘嘉玲、朱茵、杨采妮、叶童、郑裕玲、李若彤、莫文蔚……哪个不是我们心中的“女神”？最近，在一档《嘉人自友约》的综艺节目中，“女神姐姐”们纷纷现身，陪我一起长大、慢慢变老的她们简直是自带芳华，除了年轻时的风华绝代，如今的她们更有着时光赋予的从容、松弛和恬淡，所谓“岁月从不败美人”。看她们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你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半部中国香港电影史和“八卦”揭秘局。

其实，在刘嘉玲张罗的《嘉人自友约》这场好友局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她们在大湾区美景、美食和人文风俗中的流连忘返，而是在她们充满了“回忆杀”的相聚交谈中，我们窥见了“八卦”以外的她们对待电影、婚姻、爱情和人生的坦率与“走心”。

姐姐们出道走红之际，正是中国香港电影辉煌之时，她们参演和主演了《东邪西毒》《逃学威龙》《梁祝》《大话西游》《阿飞正传》《自梳》《表错七日情》《飞越黄昏》等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所以，她们既是港片辉煌的亲历者也是奉献者。也许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她们的经历和故事会有着满满的旧时光味道。当聊到王家卫、徐克等大导演对她们演技的历练，你就会发现如今年轻演员



演技塌房，还是自己本事磨练得不够，眼高手低。

刘嘉玲和杨采妮也是“王家卫受害者联盟”中的一员，相隔二十多年两人再次聚在一起，刘嘉玲会直接问杨采妮有没有受到王家卫的“迫害”，最多NG过多少次？她们曾一起主演过《东邪西毒》。对第一次演过的杨采妮而言，她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穿着一套衣服在片场，每天都拿着一篮子鸡蛋，看着一头驴，似乎每天都在拍同样的戏。刘嘉玲则说，那时她们每个人起码都有NG27次的经历，演到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会演戏，王家卫又不会说出演员有什么问题。当你熬过了“我在演好我的角色，我是不是表演有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演了，算了别想了演就是了……”等心里的一系列七上八下之后，差不多就成了。用刘

嘉玲的话说，就是“王家卫就是要把演员自己觉得很会演的那个方法打破，重新在他的电影里根据那个角色重新再来。”尽管过程很煎熬，但王家卫合作过的演员都对他充满感激。

刘嘉玲说，拍《东邪西毒》时，整个剧组的演员都不化妆，不仅因为片中人物所处时代的原因，更因为在沙漠中生活的人怎么会有一张美妆覆盖的脸？港片繁荣的背后，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演员的脚踏实地，团队的精益求精，这些品质依然是今天的电影人最需要具备的。

在普通人眼里，姐姐们的婚恋是“浪漫的故事”，充满神秘感，但身处其中的她们不仅有着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酸甜苦辣，还额外承担着一份被窥探和过分解读的压力。

杨采妮与丈夫从“笔友”而成为夫妻，黄贯中靠狗狗做“丘

比特”追上了朱茵……听姐姐们聊的不是我们眼中的“故事”和八卦，而是她们的生活。和梁朝伟一起长大，共同经历了风雨雨雨，走到了一起的刘嘉玲会吐槽“梁先生”除了追自己时主动过，平时一点也不浪漫，她甚至跟杨采妮说，回去后会要求梁朝伟跟自己说“我爱你”。

被传出各种分手版本后的今天，刘嘉玲对梁朝伟更有尊重，因为梁朝伟专业，是一个会演戏的伟大演员。学咏春拳、学医学……凡是角色涉及他未知的领域，梁朝伟都要去学习了解，甚至六十岁了为了一场戏他还去学了钢琴，即便导演认为可以用替身解决。

“所以我说我赚到了，因为他每演一个角色都会完全投入，回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是刘嘉玲对她和梁朝伟婚姻的

解读。这也让她在线辟谣她霸道强势、“欺负”梁朝伟有了说服力。

《嘉人自友约》不仅让我们对昔日的女神姐姐们增加了一份亲切感，更让我们见识了她们从辉煌到淡出舞台后，如今无比自洽的生活状态。朱茵除了带孩子，还徒步亲近大自然，搞搞园艺；刘嘉玲会做综艺，跑步健身，从过去的一天做四五件事情，到如今慢下来一天做好一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叶童说，年轻时她只是忙活着演戏这一件事情，如今她演戏、上综艺、读书，还会坐公交到市场买菜，一天做四五件事情，总之在忙着与时间赛跑提升自己。六十多岁的叶童抛掉了许多包袱，顶着花白的头发行走江湖，接受并呈现了六十岁年龄段女人该有的样子，这是很多明星羡慕却做不来的“理想状态”。因此，去年她在电影《我爱你》中饰演的老年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形象，感动了无数观众。

曾经的女神姐姐们中，连最年轻的“玉女掌门人”杨采妮如今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在《嘉人自友约》中，姐姐们呈现的状态，从不老的容颜到生活态度，再到自我认知，都好得让人难以置信。比如，刘嘉玲的豁达和好奇，朱茵的敏感和少女心，杨采妮的柔美和知性，叶童的率真和洒脱……岁月真的厚待这些姐姐们，让她们历尽千帆依然保有这些年轻又美好的属性。

也许，姐姐们曾经有过从“女神”到边缘化的失落、不甘和落寞，但她们现在的自信、自在、从容，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芳华”。

《银河写手》：“元电影”的尝试

记者 刘宗智
实习生 张昊志

《银河写手》的开场，便为我们展现了这部电影的独特属性。一部院线电影在开头通常会为我们展示影片的主创人员，常见的方法是黑屏直接展示姓名，或是伴随开场的第一幕戏，将署名字幕嵌入其中。《银河写手》作为一部主角是编剧的电影，在开场字幕介绍编剧的时候，特意将编剧的署名放大。这构成了影片的第一个笑点，也郑重地告知观众影片“元电影”的属性。

“元电影”这个词听上去比较高级，但实际上就是指拍摄创作电影过程的电影（后续的发展中，主体由“电影创作”逐渐发展为了更宽泛的“艺术创作”）。比较浅一点的层面，是电影中蕴含了影片创作的展示，例如托纳多雷的经典之作《天堂电影院》。往深处说，则涉及电影本体性问题的讨论，即“虚构”与“纪实”的搏斗。在这一点上，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村庄三部曲”和《特写》等



作品，都可以看作对这一问题的书写。

由此可以看出，“元电影”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这也导致了它存在着不低的观影门槛，无论是其内涵的哲学思考，还是其特有的对“艺术创作过程”的描述，似乎都将观影群体自然地选择为深度影迷或者是相关从业者。普通观众买票进场后，只能得出一个“自嗨”的评价。魏书钧导演的《永安镇故事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影片极为纯粹的艺术理念探究，最终也

直白地反映在票房上，300万元的票房终究是难服众望。

与《永安镇故事集》相比，《银河写手》在艺术层面的讨论显得更为友好。例如影片多次利用“打破第四面墙”的手法，借角色之口解释编剧创作及相关专业术语，还不吝笔墨地用一段“抖音电影解说”来解释“救猫咪”“节拍器”等专业名词，第一人称视角的画外音和分段式大标题更是生怕观众不知道下面一段情节的主题。这样的叙述尽可能地消除了行业壁垒，同时试

图将影片的格调与日前爆火的《年会不能停》联系起来，想让观众更多地与“打工人”这一身份共情。

然而，当我们真正深入《银河写手》的故事中会发现，这样的“自降身段”或许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拧巴”感。故事中，两位主角作为编剧，始终纠结于对自己剧本原创性的保护与资方影视公司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给出的修改意见之间。这一冲突是《银河写手》剧作的核心。

影片中对影视创作专有名词的铺垫，实质上是在为观众创造“规则需要被打破”的审美期待。这就导致影片中多元的影像风格杂糅，提升了观众的理解成本，也在更深入探索影像边界的可能性前停下了脚步。另外，对于职场的描写，《银河写手》也处在一个膈应的地位。尽管影片宣称是对编剧行业的描绘，但实际上，除了几个被主角称为“办公地点”的咖啡厅，也只剩一张逼仄的会议室了。这导致观众对于影片的思想

象，也被限制在了一张小小的会议桌周围，对于剧中各类人物形象的解构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

比如“富二代”一定会破产，“女性上司”一定会表面凶狠实则暗藏温情，都是常见的桥段。在影片的后半部分，经历了工作失败、女友离开的两大打击，主角张一躺在自己的床上，在几个碎片式的回忆镜头后，开始对着空气敲击键盘。之后现实和幻想的边界被打破，女友似乎真的像文稿里写的那样回到了公寓。这样的情节处理，我们可以在《鸟人》《燃烧》等电影中找到踪迹，虚构与纪实最终合而为一，会将影片推向最终的高潮。然而在《银河写手》中，随着张一打字的动作停止，幻想随即瓦解，影片又回到了完全的现实影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些可惜。

作为一部“元电影”，《银河写手》给人的观感是，在先锋和稚嫩之间，艰难生长。